



中国书籍文库
China Books Library

汇集优秀原创学术论著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交流

谁为情种

——《红楼梦》精神生态论

Shui Wei Qing Zhong

王庆杰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国书文库 | 汇集优秀原创学术论著
ina Books Library |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交流

谁为情种

——《红楼梦》精神生态论

Shui Wei Qing Zhong

王庆杰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为情种:《红楼梦》精神生态论/王庆杰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068-3136-9

I. ①谁… II. ①王…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0874 号

责任编辑/ 武 斌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3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136-9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在中国，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是一门“显学”。

不知有没有人统计过“红学”的研究成果。我想，如果有人立志建一个专门收藏刊登《红楼梦》研究文章的报刊与著作的博物馆，应该不会困难。起码，现在摆放在我案头的这部《谁为情种：〈红楼梦〉精神生态论》，是有资格入馆的。一个能写出《红楼梦》研究专著的学者，应该被称为红学家，而且让人顿生敬意。

我不止一次地产生过想到庆杰先生的课堂上，去目睹他向他的学生们讲授《红楼梦》时的神采，这种想法是我和他在日常生活里的交往中产生的。我们每次谈起那个又奇又俗的贾宝玉时，他不讲他的“叛逆”；在谈起那个敏感而善良的林黛玉时，他也不说她的“凄美”；在说起那个生性尖酸刻薄的王熙凤时，他也不说她的“狠毒”，他总是避开那些被人谈过无数次的话题和观点，而是从生命的偶然与必然、生命的荒诞与现实入手；从对生命的认识与意识入手；从生命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入手；从诗词、音乐、美酒、鲜花与沉沦、堕落、荒淫、颓废等等这些多姿多彩的生命形态入手，引申出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来。这样，在这本关于《红楼梦》的论著里，庆杰先生既避开了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这些被视为正宗的“红学”的研究模式，也避开了以胡适和俞平伯们为代表的“新红学派”们的观点，他倒有点像“旧红学派”里的王国维。王国维先生不是评点派，也不是索隐派或者题咏派，他是一位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入手，来批评《红楼梦》的艺术价值的红学家。而庆杰先生的这部论著，则是从“生命美学”入手来研究《红楼梦》的：“从生命的视角看经典”、“把人生当成书来读”、“阅读最重要的是阅历。阅历就是人生经验的积累叠加，阅历也是生命充分体验的结晶”、“读

书是向心灵、向灵魂一步步地靠近”，等等，庆杰先生这些研究《红楼梦》的观点，确实是他阅读心得的结晶。

鲁迅曾经在《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一文里这样说起《红楼梦》的研究：“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话倒概括了无论是“旧红学派”或者是“新红学派”研究《红楼梦》的标准、观念等等纷杂的现象：毛泽东研究《红楼梦》用的是阶级斗争分析法；周汝昌研究《红楼梦》是用马列主义作指导；李辰冬用“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梦”的观点来阐明《红楼梦》里绝不含任何阶级斗争现象；李希凡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等等。而到了庆杰先生这里，人生痛苦的生命历程，成了他这部论著的纲领。理性与感性、恋爱与婚姻、理解与误解、文明与野蛮、命与运、英雄气与儿女情、完美与缺憾、人性与兽性、精神与物质、群体与个体、俗性与诗性、生与死，等等，“生命处处是矛盾的纠结，生命的觉醒就是认识到人生是矛盾的集合体，矛盾是人生痛苦与磨难的根源”。庆杰先生注重的是精神，是建立在生命哲学基础上，对人类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真、善、美，生命中的丑陋与邪恶等等现象的审视与观照。这种建立在对现实生活之上的“审视与观照”的“生命美学”，是“为我们提供了更宽阔更宏大勘破生命之美的背景与视野”，是为了“重新激起我们对生活及生命的热爱，对我们自身的热爱与尊重，也就是说生命美学向我们敞开的是生命里充满阳光的一面，即使审丑也是为了更好地呈现美，就如黑暗的后面就是光明”。可以说，庆杰这部“生命美学”论著的根须，是深深地、准确地扎进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核心里去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会说某个人像贾宝玉，某个人像林黛玉，某个人像王熙凤，从这个角度来说，贾宝玉或者林黛玉、王熙凤或者贾政们，比创造他们的那个自幼享受“秦淮风月”繁华生活、到了晚年饱尝世态炎凉的旗人对于我们更现实。但我们同时又不能否认，比曹雪芹更现实的贾宝玉们或者林黛玉们的身体里，流淌着的自然是曹雪芹的血液。一个名叫儒尔·戈蒂埃的法国评论家说，“世人倾向于用想象的生活使自己的生活双重化，倾向于中止自己现实的人而成为自己所设想的人，所期望的人”。这话的意思是：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红楼梦》的目的，就是试图用小说的手段使自己成为他所设想的贾宝玉，使自己的父亲成为他所设想的贾母。那么庆杰先生呢？“我半生痴迷读书、写书、教书、藏书，酷爱写点自己所思所

感的文字，不为官不为宦，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心中那持久不衰、绵绵不绝的热爱之情，生命中有了这种痴迷酷爱，此生不再枯寂、时光不再虚度”；“《红楼梦》是一部人生的大书，我写作的文字，也都是关乎人生的思考”，他自然也希望我们能从他的这些完全不同于别人的文字里，看到他的所思所想，他试图从“痛苦人生”的生命美学的角度入手，通过对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表现的现实的社会、官场的黑暗、贵族的腐朽，以及对封建的科举、婚姻、奴婢、等级制度、社会统治思想等等的呈现，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里生命现象的阐释，并让我们感受到生命像四季轮回一样的诞生、沉沦与升华，他希望我们从这里出发，一路看到生命是怎样在他的阐释里像春天里的树木一样生长与蓬勃，是怎样像秋天田野里将要收获的庄稼一样泛出耀眼的金黄，是怎样像冬天里的冰雪一样结出晶洁的美丽来。

整部《红楼梦》，都被鲜活而痛苦的生命所统领。这“痛苦人生”的生命美学，就是庆杰先生读《红楼梦》读出来的观点：“美的生活观都是绝望的”。同时，也是庆杰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望的背后是人生的定论”；“《红楼梦》提示了这种定论下面人生的苍白底色、苍凉情调”。对于一本研究著作，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有了自己的观点和发现，这部论著就立住了。然后，又把自己的观点和发现表述得这样明白透彻，那么，就不愧疚于自己与读者了。

墨 白

前言

老实说，我与《红楼梦》结缘是命运使然。我最初与《红楼梦》结缘，是小时候在村里看露天电影越剧《尤二姐游春》，大人们讲看了《红楼梦》，容易得“想死病”（相思病），幼小的我不想死还想活下去，心里只犯嘀咕，“啥书，看了让人想死？（‘相思’）”从此我对这部书感到恐惧。一晃就上了中学，历史书上有曹雪芹的画像和对《红楼梦》的历史评判：“描写了四大家族由盛转衰的过程，揭示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历史真实。”我对《红楼梦》感到神秘，常常端详着那幅面容清瘦、端坐在八仙椅子上手握书卷的曹雪芹画像发一阵子呆。一晃又上了大学中文系，文学史课上，老师又是带着极度欣赏、极度拔高的口吻，言其把中国小说创作推向了最高峰，我对《红楼梦》感到不解的敬畏，心中痒痒，破译神秘的冲动，开始了对其懵懵懂懂的阅读，震撼我的是其典雅清新犀利精练的语言，我摘抄在本子上细细地玩味，口齿生香，咂摸不已，回味无穷。后来又震惊于作品里对生命无常、死亡逼近的真实道白，特别是《好了歌》，父亲和我有次闲谈，无意中父子两个吟诵起来，“功名”、“金钱”、“娇妻”、“儿孙”都“随人去了”，生命的悲凉一下子击中了我，多少天我都神思恍惚，唏嘘喟叹，感觉到青春绚丽的色彩一下子变得黯淡起来，灰蒙蒙，湿漉漉，咸津津的，我的哲学意识开始觉醒。一晃参加了工作，闲暇又翻看《红楼梦》，突然有了新感悟、新认知，我发觉《红楼梦》里的人物都很有诗才，处处充满了诗情画意，昂然的生命活力又激发了我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激情，生命的时空又被照亮。

后来所在的单位让报选修课，我想趁机系统认真地完成对这部缠绕我生命时光的名著的集中阅读，于是，我选报了《红楼梦与人生》这门课，床头放着一本《红楼梦》，陪伴着我度过了无数个良宵美景。惴惴不安、哆哆嗦嗦写下我平生第一篇所谓的红学论文时，我知道从此以后便是朝夕相处、耳鬓厮磨的相守，是“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相守，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坚守。三尺讲台，我开始向学生们畅谈自己的读红心得，肤浅稚嫩，全然不顾了，厚着脸皮，言之凿凿地讲起了我读《红楼梦》的新发现。案头陆陆续续堆满了我购置的各位方家撰写的红学研究著作，仔细研读，才发现，我只是一个徘徊在红学边沿的红学爱好者，拾人牙慧，步人后尘。汗颜之时，我一门心思地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我从生命美学的角度解读《红楼梦》，这就是拙著《谁为情种：〈红楼梦〉精神生态论》的问世。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把生命美学研究引向纵深处，我在苦苦地思索，而且随着我教学过程的深入，一些新的思考点蜂拥而至，我又开始了精神生态学研究，因为我发现目前的红学研究，大都停留在学术层面的挖掘梳理，红学应该走向学理层面尤其是形而上的文化精神层面，研究不仅仅是个人情趣的爱好，更是要“经世致用”地为人类精神大厦的构建奉献出自己烧制的砖瓦。从此，我又开始向红学研究的精神生态领域挺进。思索是生命显现的灵光，思索的过程让我更加深了对这部旷世经典的认识。我很珍惜这一切。没有了教学的需要，没有了研究的乐趣，我发现我的日常生活会变得少滋没味，红学研究是我人生的佐料，我用它煲出生命心灵的鸡汤。

研究建立在宽广的阅读基础上。阅读力是思考力的基础，没有认真细致的阅读，一切研究就只能是空中楼阁。红学经过百年的探索，已经洋洋大观，不可胜数，作为后生的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可研究的空间呢？答案应该是而且必须是否定的，关键决定于研究者的视野和胸襟抱负、气魄胆量。我一直向往的是幸福式的研究而不是苦行僧式的研究，任何一项活动如果没有给我们的身心带来乐趣，那么这项活动不管有着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和道貌岸然的旗号，都是让人怀疑和否定的。我思索我快乐，我研究我幸福。快乐在于发现，幸福在于收获。《红楼梦》给予我的太多了，研究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报答吧。阅读是最让人愉悦身心滋润灵魂的活动，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作为经典的《红楼梦》与世界上的经典文本精神境界、文化生态有着家族式的一致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坚信，一切经典史都是人类的心灵史，都是对人类心灵的不懈探索，对人类精神大厦的不断建构。中国人的精神生态是一个不断遭受破坏不断经历建构的过程。《红楼梦》是中国文化中精神最健康的一部经典，她形成巨大的参照系，过去我们津津乐道的很多英雄豪杰在《红楼梦》的参照下就会发现他们的心灵是扭曲变形的，是淫邪病态的。《红楼梦》疗救着中华民族伤痕累累千疮百孔的心灵。曹雪芹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以挥

卫人类心灵真诚的无畏，对千百年来中国的文化精神生态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形成独特的文化丛林景观。作家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对真善美进行了既前卫又另类的真诚诠释。《红楼梦》是安妥中国心灵的精神家园，心灵的宁静是人生幸福的最高指数。被称为智者的诸葛亮用一生的经验总结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生命感知，利来利往的人们，谁能够把淡泊宁静当成人生最高的幸福境界呢？学者梁漱溟先生多年前就曾经指出：“在这个时代的青年，能够把自己安排对了的很少。越聪明的人，越容易有欲望，越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搁下那个心。心实在是应该搁在当下的。可是聪明的人，老是搁不在当下，老往远处跑，烦躁而不宁。所以没有志气的固不用说，就是自以为有志气的，往往不是志气而是欲望。”《红楼梦》是中国文化中最有灵魂含量的文学艺术作品，我每次品读，总会得到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支撑。品读的过程，也是心灵不断得到丰富、精神不断得到升华的过程。

记得一次与友人交谈，友人问假如说出差远行只准带两本书，你带哪两本？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周易》与《红楼梦》，因为这两部书最能够代表中国文化，最契合我精神的需求。友人笑而离去。活在文化精神的气场里，人会变得底气十足，会在心头升腾起超凡脱俗、脱胎换骨的果敢勇气。对于《红楼梦》，我有时真想一口吞下，含在口中，细嚼慢咽，消化吸收。有时，也想一回回摘抄，字斟句酌，品味琢磨。人生苦短，红楼悠长，我会一直漫步在其中，这里有无限的风光，这里有我生命的家园。读尽藏书才释然，博览群书最解馋。红楼在，心不老。《红楼梦》也是青春的世界，那些青春靓丽的人物，那些青春灿烂的风光，那些无所顾忌的青春行动，依然年轻鲜活、美丽迷人、唏嘘感叹。研读《红楼梦》，对于人到中年的我来说，与其说是做学问，不如说是给风尘碌碌、一事无成的自己一个可以下来的台阶，一个自欺欺人蒙骗自己的冠冕堂皇的借口。我喜欢从文化精神的视角研读一切文艺经典，就在于我不是一个寻章摘句的雕虫，而是一个喜欢宏观把握、从大处着眼的粗人。1947年，《清华周刊》请张奚若为36周年校庆题词，他挥笔写就：“学问要往大处着眼，不然就是精深也是雕虫小技。”我为自己的慵懒笨拙找到了依据，释怀的我感到一阵子的轻松！

作者

目 录

CONTENTS

序

前言

绪论	1
第一节 生命美学概述	/ 1
第二节 《红楼梦》生命美学的向度	/ 7
第三节 《红楼梦》生命美学的内涵	/ 62
第一章 生命的碎裂	71
第一节 人与自然：“枉入红尘若许年”	/ 71
第二节 人与社会：“于国于家无望”	/ 78
第三节 人与自身：“欲洁未曾洁”	/ 81
第二章 人生的向度	85
第一节 自然人生	/ 85
第二节 社会人生	/ 92
第三节 审美人生	/ 122

第三章 生活的追问	138
第一节 生活的内象	/ 138
第二节 知情好色 人生之本	/ 145
第三节 “六根”之死	/ 160
第四节 富而不贵 穷而且贱	/ 175
第五节 话语的歧途	/ 198
第六节 生活还是个问题	/ 214
 第四章 生命的悖论	 225
第一节 人生的视角	/ 225
第二节 “向死”的“在场”	/ 233
第三节 灵魂的测度	/ 235
第四节 人生拷问的尺度	/ 244
第五节 “中心”与“边缘”的迂回	/ 253
 《红楼梦》研究与中国生活反思	 269
 主要参考文献	 272
 后 记	 274

绪 论

第一节 生命美学概述

生命美学始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从对传统哲学美学的反叛中出现的新的美学理论。我们的哲学思考从自然哲学、逻辑哲学、伦理哲学、语言哲学、文化哲学、科学哲学一路走来，唯独缺乏对人类生命本身的整体思考。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论、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都为生命美学的建立提供了崭新的思想资源支持。生命美学开始挣脱哲学羽翼的呵护与遮蔽，走向学科独立自主的道路。

生命美学顾名思义就是对生命自身的审美观照。我们的生命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莎士比亚），这是人类生命的高贵；从社会学视野看，人的生命又是创造文化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主体，尤其是千百年来，人类构建的精神大厦，已为生命的存在提供了傲然于自然万物的资本。但是我们的生命却在这种高贵与自尊里越来越感到痛苦，感到生命的沉重，这实在是一个悖论，而恰恰是悖论构成了我们从生命美学层面研究人类的基石与动力。生命美学从此开始审视我们生命的自身、我们生命的构成状态、构成元素、构成内涵，这些都是我们每个生命自觉体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思考的人生问题。

首先是生命的构成状态。我们的生命是在生活中度过的，生命的存在也是我们通过生活来感觉体验到的。如果生命是一条线的话，那么生活就是构成这条线的一个个点。每天我们“过日子”，日子就是生命最基本的构成状态。生命美学审视的基本问题也就是生活，可是在我们生命历程里出现问题最多的也是生活。在我们人类普遍的思维定势里，生活是最乏味的生命单元。

生活不值得我们去挖掘探讨，生活的单调重复性是生命平庸的表征，我们总是在追求“不平凡”的生活，即那种超越生活吃喝拉撒之外的更有刺激感、新鲜感的“非正常”生活。比如我们人类创设的各种各样的节日，也就是对平凡平庸生活的超越；又比如我们生活里那些吟诗唱酬的各种活动，那些生活里的奇闻逸事，都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佐料；再比如我们历史上无数次烧杀抢掠的血腥斗争，那些引发我们感官刺激的各种冒险猎奇活动，甚至捉贼与捉奸也会成为我们超越生活庸常而乐此不疲的活动。我们的生命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可以分为自然的生命与社会的生命两种；如果从生命美学的层面来看，生命又可分为世俗的生命与超越的生命，前者谓之俗性，后者谓之诗性，诗性与俗性构成了我们生命美学的基本学科元素，生命美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寻找诗性与俗性的平衡点，但是这种平衡点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因为作为生活的正反属性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矛盾体，须臾不能分离，永远交融在一起，就如我们世俗的生活谁又能完全彻底地超越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的纠缠呢？生活的问题是我们生命美学关注的最大问题，生活的问题也是我们生命中最基础最根本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生命却从这儿出现了分野：一方面，我们感觉我们每天都置身在生活里，新鲜生活每一天，生活不是重复而是创新，这就构成了积极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我们觉得现在的生活不叫生活，只能称之为“准备生活”，现在所努力的一切都是为将来生活做准备，真正的生活不在当下而在未来，游离于当下生活之外。实际上，我们又怎么能超然于生活之外呢？生命不能离开生活，生活是生命的实体性存在物，生儿育女、婚丧嫁娶、柴米油盐、吵吵闹闹、分分合合都是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生命美学审视的是这些问题背后的精神实质，不是“是什么”而是“为什么是”的根本问题。我们每天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它的内驱力是什么？生活会磨蚀精神，会弱化我们对精神追问的深度，会左右我们生命的取向，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形态，但我们又不能完全摆脱掉世俗的生活。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里曾坦言道：“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

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① 生活需要以安稳作底子，可是人类的生活却总是在无尽的折腾里寻求着安稳，生活的细节动人处也就存在于我们打着追求安稳的旗子，却在“注重人生的飞扬”。生活的不满足感，生活的欲望化色彩，使我们的生活一直缺乏宁静的咀嚼与冷静品味。生活涌动的潮流沿着生命的河槽澎湃向前，我们每个人都是漂浮在河槽里的一叶小舟。这里面我们又引申出生命美学的另外一对审美元素，即安稳与飞扬，一动一静构成了生命的又一基本形态。

生命美学研究的向度除了现实生活的当下关怀外，更有对生命对象的自我关怀。什么是生命？简单地讲，生命就是生物体所具有的活动能力，是蛋白质存在的一种形式。这只是一种生物学意义的生命定义，其实我们的生命美学研究的不仅是生物生命或者称之为肉体生命，更关注的是精神生命、灵魂生命，这种生命是对肉体生命的有效超越与延伸。生命之美更高的应该是精神之美。生命在对自我不断主体化的同时，更多的是通过客体化来反观自身，不断唤起我们的精神回忆，也就是我们精神家园的建构。我们在向远方眺望的同时，也在回望我们的出发地，这就构成了离开与回归的又一生命美学主题，现实生活的痛苦与磨难，已使我们通过精神的还乡来弱化未来的不确定性与现实过分残酷的真实性。“它是生命的自我拯救，它在衰亡着的生命废墟上，孕育着一个活泼的生命。”^② 如果“离开”是生命进化的必然需求，是生命的物性延伸，那么“回归”则是对母腹温暖的梦呓与森林家园的记忆重现，这些美好的感觉烙刻在我们情感心灵的深处。在对生命自身进行审视时，我们会清晰地感觉到，个体与群体的矛盾所在，个体追求对个性才情思想自由的尊重，个体希望心心相印相知相通相交相融。但是群体却在强调凝聚的同时抹杀个性，追求统一与服从，个体的孤独感需要在群体里得到缓解与消除，可是必须以遮蔽个性与自由为代价，这就形成了群体与个体一对充满张力的矛盾体。生命处处是矛盾的纠结，生命的觉醒就是认识到人生是矛盾的集合体，矛盾是人生痛苦与磨难的根源。在我们生命的自身存在着一对对矛盾体，比如理性与感性、恋爱与婚姻、理解与误解、文明与野蛮、命与运、英雄气与儿女情、死亡与存在、完美与缺憾、人性与兽性、物质与精神

① 张爱玲：《张爱玲散文系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潘知常：《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等等构成了生命丰富多彩的内涵，生命就是在对这些矛盾体的认识与面对中完成的。对生命认识与理解的程度，就是生命质量与境界的高低。超越是生命的行为状态，“超越只意味着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提升，意味着不再以现实的生命存在方式置身生命世界，不再以现实生命的眼光来看待生命世界，而是以最高的生命存在方式置身生命世界，以最高生命的眼光看待生命世界”^①。生命的自我审视是肯定与否定相辅相成的过程，我们在肯定里确立生命的尊严与地位，生命美学祛除社会学对人的财富、地位、阶层的划分，而是以悲悯的情怀，把每个生命个体都作为研究的对象、尊重的对象、审美的对象。走进人的灵魂世界，去打探人性的秘密，凡是人性与生俱来的，我们都可以理解，都可以原谅与宽恕。生命美学不是社会伦理学与法学的审判，而是一种悲悯与同情，是摆脱社会学沉重挤压的心灵解放，生命美学唤起的是我们对生命个体的关爱与尊重。从生命美学视野看，道德审判席上的原告与被告都是值得用爱去化解与超越的对象，生命个体不是被嘲讽的对象而是值得同情与尊重的对象，可恶与可怜也是人性的两个侧面，审美是最高贵的生命活动，它是阴阳和谐的最完美境界，是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的人类精神活动。生命美学为我们提供了更宽阔更宏大勘破生命之美的背景与视野。生命美学重新激起我们对生活及生命的热爱，对我们自身的热爱与尊重。也就是说生命美学向我们敞开的是生命里充满阳光的一面，即使审丑也是为了更好地呈现美，就如黑暗的后面就是光明。一句话，生命美学是为人类加油鼓劲的，而不是让人泄气沉沦颓废的。

生命美学也是对生命进行终极关怀的审美观照。生命的有限性与无限性是形成生命沉重无法摆脱的一对矛盾体。人类认识到自身是“向死而生”的存在物，生命的飘逸与沉重、向上与向下、悲观与悲壮、时间与空间、虚无与真实等生命的矛盾对抗体也就会相伴而生，如影相随，生命美学在这里不是步生命哲学的后尘，不只是对这些矛盾对抗体本质与现象的揭示与阐释，而是要唤起与唤醒人类如何正视这些生命的元素，依生命美学的观点看，认清了它们，然后用博大的胸怀去爱它们，去包容它们，当我们在死神面前惊悸战栗发抖的时候，倒不如在有限的生命时空里去努力地享受人生的五味，高昂起生命高贵的头颅，使生命更加有光彩与亮度，美是

^① 潘知常：《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短暂而又脆弱的，但这更加体现出了生命的珍贵与崇高。艺术是生命美学的又一重要元素，只有艺术才能给人类以精神的慰藉，艺术本身就是人类精神超越的产物，它同样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人类在艺术的王国里才能暂时忘掉或者摆脱掉那些生命里最苍凉灰暗的色彩。生命的在场也是以死亡作为参照物的，虽然死亡意识，如一团浓得化不开的乌云一直笼罩在我们生命的上空，但是审美的亮光依然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精神的高贵。从起点看人生，生命在死亡意识觉醒后的追逼里，一步步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深渊。但如果我们从人生的终点回望人生，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生命挣脱黑暗在逐渐地迈向光明。生命美学就是以回望与俯瞰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的生命，在存在与虚无、在场与不在场中不断逼近意义，向意义生成。在自然性、社会性、审美性三个维度层面来审视生命，生命本身的路向，是不断向上提升的，精神启蒙就是提升的过程，但是在提升的过程里人要克服掉很多人性的阻力，比如惰性、社会的诱惑、自身的缺陷、周边的环境等等。生命在提升与下滑两种不同的路向上，也就呈现了不同的生命状态。生命美学是探索人类精神境界如何提升的学问，它的核心理念里也有对生与死、意义与价值、有用与无用等各个元素的拷问，但最重要的是生命前进的路向，我们“向死而生”，这只是时间的线条，在精神时空里生命应该存在另外几种路向。

首先生命美学与生命哲学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于生命的当下状态，它重点考查生命在生活序列中的存在状态，也即生命的“在场”状态，如生活观问题、人的生活方式问题。现实生活是生命的真实呈现，我们平时看到感受到的是生活而不是生命，生命寄存于生活当中。生命美学不是对生命抽象的追问，而是对我们当下生活的审视。生命美学向缤纷的生活展开，是对人类生活的审美观照。后者生命哲学的侧重点是向死亡敞开的生命，是对生活具体细节过滤压榨后对抽象生命的拷问，是对火热生活冷却沉淀后剩余物的学理辨析，是对生活表象背后生命质地的探查。从学问的色彩及温度来看，生命美学是绚烂多彩冒着生活热气的世俗之学，生命哲学是褪去生活色彩，冻结生命体征后的抽象玄学。生命美学不追求学理的彻底性、纯粹性、思辨性，而追求现实的关怀性、鲜活性、指导性。人类向死而生，活着才是生命，死亡已不从属于生命。面对死亡，我们生命毫不恐惧的理由就是“今天我活着”，“生”的焦虑远远大于对“死”的恐惧，把“不知生，焉知死”

的问题悬置，这不是孔子对死亡问题的逃避，而是孔子生命的智慧。生命美学也就是生活美学、活着美学。那些遥远的远离人类生活、生命之外的意义追问，除了延展我们思维的触角，开阔我们的视野，显示我们智慧的伟大之外，它们只能是我们人类遐思冥想的精神眺望。“活着”本身就是精神本体的一部分，是苍茫时空序列里的一个短暂瞬间。生命美学是生命哲学的序曲。固然“活着”的问题纷繁复杂，但其基本命题就是如何生活得美好、什么才算生活的美好？这就是我们生命美学的核心命题，美好生活与生活美好成为该核心命题的两极。烦恼、痛苦、挫折、磨难，这些生活的消极元素不是我们生命美学咀嚼回味反思的元素，而是我们要极力从生活中剔除避免的元素。其次是生命美学与其他分支美学诸如自然美学、生态美学、文艺美学、建筑美学研究的内容迥然不同。在所有的美学分野里，生命美学关注的是人类当下的生活，也就是我们平平常常、整整齐齐、周而复始的“日子”里那些零零碎碎、突如其来、千差万别的“细节”，这些生活的细节成了我们最难忘的“经”，吃喝拉撒睡，恩爱情仇恨，成了我们每天生活中永远做不完做不对做不好的功课。人类千百年来面对各种各样问题的困扰，但最大的困扰莫过于生活的困扰，有时“家务事”远比“天下事”更缠恼人。哲学的终极关怀从对生活积极面对的层面看，也是对人类日常生活的逃避行为。生命美学迎难而上，坦然面对，为日常生活（在生命美学看来，那种非正常的生活都不是健康实在的生活，而是对正常生活的扭曲与亵渎，是病态的生活）中烦恼的人们提供理论与思想的智力支持，在存在与超越中不断逼近生命的完美。我们生活着就要接受生命美学的审视与追问，日子怎样度过？生活的美好与生命的美丽内涵是什么？这些追问比哲学对“人”自身的追问、对宇宙的追问来得更急切现实，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我们的日常生活出现的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尖锐，我们的焦虑饥渴为生命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天高海阔的巨大空间。最后是生命美学与人学、艺术哲学的不同。生命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存在问题，也就是生活及生命的问题，研究的落脚点就在于把当下的生活如何提升到终极生命的高度来审视。个体的生命过程是由个体独特的生活经历不断积累积淀所组成的，生命美学是在保持对生命个体生活阅历尊重的前提下，站在人类生命发展的制高点上对生活的审视。在这一点上，生命美学和人学及艺术哲学有相通之处。生命美学的两大维度即初级的生活维度和高级的生命维度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生活的复杂